新刊正蒙解

新刊正蒙解卷之二

壽昌劉　儓著

淩江譚大初校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動物鳥獸之屬植物草木之屬凡物之生皆本諸天地而曰動物本諸天植物本諸地者指其得之多者而為言也言天下之物有動有植動者其本諸天乎是故以呼吸為聚散之漸參天之清而浮

也植者其本諸地乎是故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
漸象地之濁而載也此所以為動植之別也然究
而言之其本雖有天地之異而其實莫非鬼神之
為蓋凡動植之物方其初生也自少而老氣日至
而滋息神之屬也及其生之既盈也自壯而老氣
日反而游散鬼之屬也夫氣至而滋何以為神以
其伸也氣反而散何以為鬼以其歸也鬼神之名
義又如此夫豈獨以窈冥昏默者為鬼神哉朱子
曰至之為神反之為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周遍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之有鬼是也屈中有伸如鬼之有靈是也

又曰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此釋魂魄二字之義所謂不散者指初死而爲言耳其實形以氣而立氣既散矣形豈能以獨存哉但其堅固既久未卽散耳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段與爲有

人之生死於大虛中猶氷漚之存亡於海也然氷忽而凝忽而釋漚忽而浮忽而散氷漚之自為凝釋浮散耳雖不出於海而實無與於海也然則人之生且死於太虛也不亦猶是哉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或問氷才漚性曰才能也性理也非才何以成氷漚非性何以別其為氷漚是氷亦可以言性而漚初未嘗無才也子張子分而屬之蓋互文以見意耳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氣息息也即所謂呼吸也有息者得天之氣多故其首在上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也故曰根於天無息者得地之氣多故其根在下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故曰根於地天根於天者氣也氣清而神是故能變通而不滯根於地者形也形濁而礙是故滯於方所而不神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此釋篇首天序天秩之義序者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長之倫序也秩者尊卑上下親疎相接之宜
秩也序原於生有先後秩生於大小尊卑相形而
相形焉此豈一毫人力為之哉故不曰序而曰天
序不曰秩而曰天秩夫秩序雖皆本於天而秩又
序所從出也蓋天之始生物也但有序而已未有
所謂秩也及物生既形然後聖人因天下之定理
制天下之定倫而秩於是乎生焉是序又先於秩
也故人誠知序原於天則知或尊或卑森不可越
而可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經正知秩原於天
分不可假人而有以嘉會天下之典

禮故曰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此明中庸鬼神體物不遺之意物能相感者指動物而言不能相感者指植物而言言天下之物凡能相感者其一施一受固莫非鬼神之為矣至於不能相感者鬼神亦豈遺之哉但變化之迹微妙而難見耳如草木不能相感者也然春氣潛萌萬物資以始受也又如投種於地施也因種而發受也不惟是也凡物之極無情者如若器皿屋室之

類然亦莫不有施受之性焉如壺以注水受也[illegible]
而灌焉施也屋以宅人受也扇以播風施也推之
萬有不齊之物莫不皆然天下果有理外之物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此釋易屈伸相感而利生之意物指體質而言事
指人之所爲而言言天下之物必以兩而成如人
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氣以爲性同也然得其全
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異也又如人之一身均有

是形性同也然形有百骸九竅之異性有四端而善之殊異也人物之生氣日毛而滋息伸也始也氣日反而游散屈也終也又即一時而言自子以至午伸也始也自未以至亥屈也終也天下之物果孰非以兩相對而成哉又以事而言亦有然者如均一物之同也然推此則爲可奪則爲不可異也如應感物感有也然其中有未感之中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也是事之有始有卒者亦必以是四者相感而成不然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不誠無物矣其何以定吉凶生大業而成天

下之亹亹哉易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此之謂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戾氣爲疾非理之正爲妄獨見獨聞者適然有之而非常常於天下者也共見共聞者通乎今古而歷萬古不變者也夫適然有者非特慧孛之飛流山川之崩竭爲足怪也雖小而一昆虫草木之妖亦怪也何也以出於戾氣之感與不正之理之所爲也若共見共聞而常常有於天下者不特啓居食息之常人倫日用之著爲不足怪也雖四時日

月之代行天地古今之沿革山川人物之消長亦
循寒暑晝夜之相代乎晝夜寒暑是惟也何也以其
皆實理之爲陰陽五氣之所著見也爲災異之學
者其亦於此求之乎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illegible]將大
此實理也然亦有不盡然者有未賢才輩出而無
以救彌叐之亂衛宣役蕃盛生而遂以致新臺之
辱其故何哉此又存乎帝國之福與有家之主也
愼哉
人之有息盡則不相生乾坤闢闔之象也

息呼吸也剛屬氣柔屬形言人之有呼吸由形氣之剛柔相摩而成其與乾坤一闔一闢摩於陰陽而播於四時者何以異哉此人所以得形氣之正而與天地參也彼牿於形體而自凡其軀者其亦異乎天地矣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寤以應言夢以寐言人寤則神散而志交諸外與物接也夢則形斂而氣專乎內與神遇也夫寤

惟與物接也則吾昔之未知者由聞見有知而知新於耳目矣夢惟與神遇也則吾故之所已知者因靜念而著而緣舊於習心矣彼醫書謂饑夢取飽夢與與夫夢揚夢沉夢焚夢溺凡寤夢所感之事一切專諸氣於肝心脾肺腎五臟之變是豈無所取哉亦曰形閉而氣專諸內如吾之云而已矣孰謂夢寐非至理之存乎或問緣舊習心之說足以盡夢之占否曰未也周官立占夢以掌王夢其別有六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憂四曰喜五曰寤六曰驚所謂正者無心之感不期而應者也寤者畫

之所為因念而著者也噩夢驚喜者緣噩夢驚喜而發隨感而異者也此夢之理也若張子緣舊之說僅足以當寤夢之一耳烏足以盡占之之理乎曰高宗之夢傳說於六夢何所當曰正而已矣蓋高宗未嘗豫知有說說亦無求於高之知惟一德交感默契於冥冥之中是以無心而入夢耳此亦豈緣舊於習心之所為乎信張子之說未足以盡夢之占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軋相摩擊也猶所謂相感也言天下之聲莫非出於形氣相感而成如谷響雷聲之類則紀係乎氣者也桴鼓叩擊之類則紀係乎形者也羽扇敲矢之類則以形感氣激之而有聲者也人聲笙簧之類則以氣感形噓之而成文者也天下之聲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數端之外哉然此乃物感自然之妙其迹甚粗而其理則不與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夫固由之而不察耳天下豈有理外之物哉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形有五目爲木耳爲火口爲土鼻爲金前後二陰爲水又筋爲木毛爲火肉爲土骨爲金皮爲水又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聲有五角爲木徵爲火宫爲土商爲金羽爲水臭有五羶爲木焦爲火香爲土腥爲金朽爲水味有五酸爲木苦爲火甘爲土辛爲金鹹爲水溫凉有五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四季爲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爲木終爲火靜之始爲金終爲水動靜之間爲土相生爲同相克爲異帝即太極也察昭著也言

六者之中莫不各有五行之别生克同異之變然豈事求其五而勉强以甄其合哉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其别其變又皆帝則之昭著雖欲離之而有不可者糟粕煨燼果孰非教也哉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乃天德自然之知不習無不利者也聞見之知其明有限烏足以語之哉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此承上文而言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人異體而同用也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下學上達盡性至命天人異心而同知也性與天道果有大小之別乎所謂自誠而明者蓋如此不然非所以語於聖人天地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余氏曰作善宜得祥作惡宜得殃義也由是而祥

以佑善殃以禍惡命也是之謂義命合一乃理之常故曰存乎理然有宜得祥者而禍焉亦或有宜得殃者而福焉乃氣之變時有適然所謂遇也非命之正也非理也子貢稱孔子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存在也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地之道覆載萬物終古不變不過曰誠而已誠

故不息也仁人孝子之所以事天誠身豈有他道
哉不過不已於仁孝以天之道事天而已矣由是
觀之君子之所以盡人希天求爲天之仁人孝子
者亦勉於誠而已矣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有終有始之謂物僞則不誠無終始矣雖物非物
也故曰不誠無物此亦非中庸本指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由窮理而盡性下學而上達也由盡性而窮理一

以貫之之謂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命之謂性我與萬物同出一源不可得而私者也但人蔽於欲而失之耳惟大人爲能克盡其道公於己而公於人是故守無不固己能立矣而亦欲人之俱立明無不照己能知矣而亦欲人之周知于時保之己能兼愛矣而亦欲人之兼愛德無不全己能成矣而亦欲人之俱成然是心也又豈有

所擇乎哉彼自暴自棄蔽塞而不順吾之理者則亦無如之何矣如其可教而能以是必至者孰不欲與之俱入於善哉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此卽孟子性反之說而勉人盡人以希天也天之所付之謂性修性以謀之之謂能然天不可必而人則可爲所謂大人盡性者亦曰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修爲以復其性耳故曰三句只借亦斷章取義之意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此即前篇聚亦吾體散亦吾體之意盡性者達天德也達天德故知死生之説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體以太虛言性以人言氣有聚散而理無存亡所謂未嘗無也是之謂氣之本體而性之所自來也余氏以體爲物之形體殆失張子之意矣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道太虛也氣氣稟也命吉凶禍福之命也遇值之適然也通極異之爲一也言天之所性於人者純粹至善與太虛之道本無異也然氣或有昏明之異特其稟焉耳皆可以學而閑安足以蔽其本性天之所命於人者必盡性者佑焉與性本不違也然所遇之吉凶或有背其常特其偶然耳安足以害正理是則天性可復而天命可保大德所以必受命而君子不以天而廢人也其或不免於蔽之而奪其性於攻取戕之而喪其守於大節之臨者豈性與命固然哉特未之學耳學則知聖人之

可為而一朝之患君子有不患矣學之不可已也

如是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余氏以此當另為一節上文命以氣言此以理言是也言性者人之主具於有形之中命者太虛之理超於有形之外者有二也然性雖具於氣實節太虛之理也是通乎氣之外命雖具於太虛實付於人而為性也是行於氣之內然氣一而已而何以曰氣之內氣之外蓋無內無外者氣之本體也

既聚而成形則形之內爲內形之外爲外是內外
云者假有形而言耳非眞有內外也是知天人一
理知人而知天然後爲知之至若知人而不知天
是謂知之不盡不惟天不充知而於人之理亦未
能得○性命無二盡性而至命然後爲盡之極若
不盡性而遽欲至命是謂倒行逆施性之在我者
尚不能盡又何至命之云是則知人以知天爲極
而至命以知性爲始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聖賢
全體大用之學固如此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具於人而為性寄於上而為天森列於兩而為
陰陽鬼神皆一理也人能窮理盡性而至命則能
知性知天能知性知天則能通乎晝夜而知所
謂陰陽鬼神者一以貫之矣尚何幽明恍惚之不
可為象哉皆吾分內猶所謂宇宙內事皆己事也
之意余氏以陰陽可謂鬼神可格為言似二之矣
恐非張子之意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之性本寓於天之氣氣聚而成形則亦寓於人

之身正猶水之性本寓於水水凝而為氷則水之性在於氷矣是聚而成形者此性也散而為太虛者亦此性也猶氷與水凝釋雖異其為水一也學者烏可視天為太高視已為太卑哉受光以上疑有缺文言物受日光雖有大小昏明之不同其照納則一也猶人之受命於天雖有知愚賢不肖之別其付受之初亦一也所以言性之本善而有不善者非性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

神化者天之良能也人能窮神知化與天為一則

天之能即吾之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天地與人夫何間然之有若牿於有我之私攻取勝而湛一亡則天與人邈乎其不相及矣何以上達天德而以天能為能哉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依之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兩虛與氣也則準則也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下文所謂分也極總之要盡性也至受之分至命也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故曰性其總合兩天所付爲命一定而不可變故曰命其受有則夫性命雖有二者之異而盡性實爲至命之本苟不能極盡其性之要即是不能盡其所受者之分則矣安能至命而與天爲一哉故必盡性窮理能造其極焉而不可變易者乃可以語吾則也何也流行而自不能或已者天之命也隨感而未嘗或息者人之性也一理也故盡性可以至命而不極總之要則不

至受之分也然天無憂而聖人不免於有憂者何哉蓋天人之理雖一而分則殊焉生民者在於天相天以治民者在於我使亦同天之無憂而一以無心處焉其不至於敗天下之事而廢有相之道哉是則同乎天者理也不能同乎天者勢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湛一湛然純一也攻害取奪也言湛然純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卽所謂性也有攻有取則氣之

本體不能不歸於物欲而湛一者消矣所謂攻取者何哉口腹之於飲食鼻舌之於臭味是也然是二者亦性也人豈能盡絕之而使不有於吾身哉亦勿以小害大末喪本焉斯已矣是故知德者於此屬厭而已不以之累其心而使小害大末喪本也小與末以攻取言大與本以湛一言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人指人身而言道合心與性而言朱子曰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是也張子以心當人性當道似尚欠融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盡其性者亦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所以然者何哉均此性均此命也是故我之體即物之體而物不能遺物之體亦我之體而我知其不遺也人已一道如此故我能盡其性而至於命然後能一以貫之成已成物兩盡其道而不失焉盡性能造其理至命則臻其極余氏之說是也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晝夜之道卽陰陽之理在人則為性也以生為性是認氣為理不識性矣不惟不識性人有生物亦有生混而一之又何貴於人哉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為禽獸者必此之言其害尤非荀楊比也故曰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故曰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曰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矣彼過天地之化而淪於虛寂行險僥倖而非意妄求者其得爲善反與順命乎哉天地之化即性也與易義不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之謂性有善而無惡者也形生神發則二五偏駁不齊之氣遂投其中而不能無善惡之雜矣然天命之性未嘗不存蓋不離於氣而亦不雜於

氣者也定之仁義中正以立其極不存乎人戴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氣質之性雖人所不能無而亦不足以病君子矣君子弗性言不以是爲性而必欲反之也形而後有四字極有味學者宜細思之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天者理也即所謂性也參和不偏合剛柔緩急之性而中以出之即周子所謂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但彼以人言而此以天言耳言人之

性有剛柔緩急才與不才之殊乃形而後有氣之偏也非天所與之本然也若天之本然則參和不偏純粹而至善者也烏有如是之偏哉是故人能養其氣反其本而不偏則盡性而與天之參和不偏者一矣孰謂性非本善而人之不可復天也哉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此釋易繼善成性之義而與易不合今姑依此解之易謂繼之者善者何也言性無善惡之混也方其養而未成則不能皆善而無惡故亹亹而不已

其功則惡去而善○存斯為善矣故曰繼之者善
又曰成之者性者何也言有惡斯有善人能繼續
其善而至於一疵不存則惡盡去而本體見善不
足以名之矣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秉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秉勢則求爲者也
性以理言命以氣言德以人之修爲言氣以人稟
受言即所謂命也言德之修也而不勝其氣則性
不可反命不可回而一聽於氣矣德之修也而克
勝其氣則性有善而無惡命有吉而無凶而皆從
乎德矣故人能窮理而至於盡性則德勝其氣性
爲天德而氣不足以辨之命爲天理而遇不足以
戕之不由於氣而由於德矣何也氣之不可變者

獨死生修夭而已若富貴貧賤則無不可變也故
夫子論死生則曰有命以不可變之氣言也語富
貴則曰在天以無不可為之理言也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而易簡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歟成
位乎中卽所謂受命也歟易指不同夫命稟於天
德存乎人其不餇而一也明矣而曰德勝其氣則
性命於德者何也蓋所謂天理云者能悅諸心能
通天下之志之理所謂無他達之天下者也故人
能修德而使天下悅且適則天下必歸焉帝天之
命主於民心天下皆歸而天命不為我得哉故曰

德勝於氣則性命於德然而亦有不盡然者則由於所乘之勢與所遇之時不同如仲尼乘匹夫之勢伯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之賢聖也不然豈有不歸者哉語云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正謂修德之極而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而一定於天志意所與而謀之於人者也獨稱舜禹云者以其由匹夫而為天子無所求且求者也張子引書多借之以明己意與本指不合學者詳之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此言心以性弘而聞見不足以爲心故先以風雷引起言無所不至之謂神有所窒礙之謂物是故風雷雖輕清之物然有象則未免爲一物也故其至有時其行有漸不如心之隨感而應神妙不測也然心之所以能隨感而應神妙不測者何也以其能弘其性不以聞見累其心也若累於聞見而不能上達天德則亦一物而已何以能異於物而神乎其神哉是盡心由於知性而徒以聞見焉者非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習與性兼知愚而言此釋夫子上智下愚不移之意而非其本指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所謂下愚不移者如此陽明王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不移也不肯移耳其說是矣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纖惡者隱微之間如王子所推穿窬之類而至於語默之微是也言除惡務盡善斯成性矣苟察之而猶有未察隱微之間不無渣滓之存則雖爲善

而亦粗矣其何以極精微而上達天德哉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音䕶如此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知識私見也帝則天理也順循也言文王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能與天爲一若有思慮知識則是自喪其天而與天地不相似矣何也君子所性與天地之化同流而特異行焉非二物也或問同流異行之義曰玄天幽默仲尼無言同流也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異行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敎人畢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
在察也帝天理也左右猶言先後也言詩稱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者何也言其察乎天理而無時不
與俱猶左傳所謂奉之以周旋也然所謂天理云
者又豈外人事而別有所謂天理哉以時措之不
失其宜焉之謂而已矣君子之法文王者宜何如
亦曰行己敎人率由乎是則周旋不舍而所謂在

帝左右者可得矣文王非我師也乎哉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和者無乖戾之意即中庸所謂中節者也樂者無
勉强之意即孟子所謂樂斯二者之樂也無乖戾
故推之而準斯可大矣無勉強故流而不息斯可
久矣久大者道也可久可大者所以爲積德之基
而入道之始也故曰和樂者道之端乎言道始於
此也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又以天地明之見久
大之爲道也或問久大何以爲道曰擴之而塞乎

天地大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久也此久大所以
為道也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莫非天也然陽明而
陰濁陽善而陰惡故其在人也得陽之多則明而
不濁德性用而善端流行得陰之多則濁而不清
物欲行而惡與日長是善惡皆天也若夫領物欲
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
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人而勝天者也

此亦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章意同或問領字鄭氏曰領猶理治也應氏曰領謂總領收拾之也二說孰優曰皆非也領猶衣領之領挈衣者必自其領去惡者當執其要故不曰去惡而曰領惡杜氏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其亦領惡之意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誠以心言莊以體言合內外之道也誠且莊而後性可盡理可窮不然僞與慢而已性之德無僞慢故曰不誠不莊不可以盡性窮理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此承上章而言誠莊固足以盡性然勉而後誠莊則是與性爲二猶未純也惟不待勉彊而自然能誠莊此則能全其性與之爲一矣君子固不可先求其安而不從事於勉亦不可以勉爲自足而忘乎安之之地也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此二句見樂記張子引之以証自然誠莊之驗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回曲也不順理也苟且也不求當也此釋論語人之生也直章意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

屈伸以天言情僞以人言言易謂屈伸相感而利生者何也感以誠也誠故無不利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者何也雜之僞也僞故有利有害也至誠

二句申上四句意

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余氏以此爲與上文不相蒙是也言循理則吉之而福凶之而禍皆天也吾無與也不循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皆我而已天爲故焉是故君子亦循理而已矣吉凶非所知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藏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此承上章而言言順性命之理則所值之吉凶莫非命也故人當順受其正若藏理窮欲而得禍焉是自求之也亦可以言命乎張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後出也示人以趨吉避凶之大方其導者

不可不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心則統之者也大其心者弘其心之量也能體天下之物者猶所謂通天下爲一身也言能弘其心之量則能盡性而有以通天

下爲一身若物有未體而不能遍天下爲一身則心爲有外豈弘其心之量之謂哉然是道也未易言也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故心爲有外而不弘若聖人則能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弘其無所不包之量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也孟子所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者以此知性知天即體天下之物之謂也夫天者天也心者人也盡心何以能知天而無物不體也蓋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亦不足以合天心蓋有外之心乃聞見之知非窮理盡性而爲德性之知也若窮理盡

性而為德性之知所謂天德良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外於見聞而亦不囿於見聞者也寧不足以體天下之物而與天大無外者同歸哉或問大心盡心之別曰一也盡者大之功大者盡之名惟盡後能大能大而後盡之之功為無歉曰方言大心而又及於德性之知何也曰對行而言則知屬知專知而言則知兼行蓋人之心本與天地同量只為牿於聞見故自小耳所謂牿於聞見者亦非如先儒謂止於聞見上用功蓋聞見對德性言私己之謂也纔有私己雖如墨子之兼愛亦是有外

程子曰學者不當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此之謂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象物也知主也理存於心而實寓於象微象心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由象識心然心以統象而不滯於象執象而求之豈不反喪其心哉何也象者物也而所以主之者心也以心觀物物無不得徇象觀心心亦物矣何以能物物而遂通天下之故哉故曰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此承上章而言言人皆謂己有知由耳目聞見而得之而不知天下之理咸備於心由聞見而發非由聞見而有也蓋耳目之聞見外也吾心之眞知內也有眞知於中而後聞見始有所受合內外之道也彼專以聞見爲知者果足以語知乎哉故必存心養性使天性自發是謂知合於耳目之外其爲知也不亦大乎余氏曰天性所發乃眞知也夫子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耳目所發博學强識者是

也受之於耳目者始學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外
者聖功之極二者不可偏廢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不禦謂無盡也太虛天之理也心所從來謂性
也即太虛之理也此即日與雷霆以明心之尤大
言天之明莫大於日故目接之而莫知其高也天

之聲莫大於雷霆故耳屬之而莫知其遠也日與
雷霆且然而況於太虛乎蓋天之不禦渾淪無外
冲漠無垠莫大於太虛故人之心苟知天大無外
吾心亦無外廓而盡之則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其
不禦亦若太虛矣寧可得而究其極乎然人之所
以不能如太虛之不禦者以其以耳目聞見累其
心不能廓而盡之也其所以以耳目聞見累其心
不能廓而盡之者以其不知心所從來本如是之
萬里之咸備有不待外求而增益之也苟知心所
從來本如是之萬理咸備不待外求而增益之則

所以求盡其心者自不容已矣盡心即廓之之謂

开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此承上章而言耳目之功亦不可廢言耳目之聞見雖爲性累然性非聞見於耳目亦無從而啓其知之之端要之格物以致知由聞見而自得合內外之道也故滯聞見而求性性固不可見舍聞見而言性性又何侍邪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大中至正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巳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

成身以德行言民知以知識言言人之能成其德知其理者皆天以太虛之理具於人而爲心率天性而行之身之所以成也合內外而一之知之所由知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是謂貪天功爲已力圖不得爲智矣至於已本無知而妄自以爲有知不知由耳目內外之合而然者亦貪天功而自爲已知者耳其不知性均也謂之知也可乎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體身以本體言身而體道以用功言道為物之體然道不能自大也存乎人而已矣人苟能以身體道凡天之所以與我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則其為人也不亦人哉何也道能物身故也物身猶言能成其身也苟不能以道物身而反自累於其身攻取嗜欲皆得而戕之則所謂身者亦一物而已烏能以成其大乎信乎道為物之體而人不可以外道而他求也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大無外無物不體者也人能以天體身盡心知性而不以耳目聞見梏其心則天大無外吾心亦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矣其能體物也又何疑哉此承前章大心而言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此通下三節當為一章夫道中而已矣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求道而不能無成心焉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融也何以上達天德而進於自

然之道哉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此所謂心亦指意而言卽上文之成心也夫性虛而已矣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烏有所謂心哉有心則是以彼合此未免有對雖曰所爲皆善謂之能盡性則未也必也其神乎神者聖而不可知道之至妙無心之極也大哉盡性之功乎斯其至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物指身所接而言 道率性之謂也以我視物則我大而物小以道體物我則我與物皆命於道者也道不爲尤大乎夫道大於物如此故君子之所以爲大人者惟其以身體道大於道而已若夫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誇躁妄不免爲狂人而已矣容得爲大乎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窮理則日就於高明如向明而萬象畢照也殉欲則日流於汙下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雖

有所見亦開乎其不足多矣君子爲可不以窮理爲急乎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夏蟲疑冰出於水水生於冬而夏蟲不及見故疑之疑之者疑之也言不知有冰故疑之以爲天地間無此物也張子引之以明釋氏之妄夫天地萬化如陰陽升降人物化生皆理之所有而世之不可無者釋氏有見於空而不知天命之未嘗不有

遂以其心法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以天地之化爲幻妄一切欲去之而求其所謂空是豈窮理盡性真有所見者之言哉不過不知而作如夏蟲疑氷之類耳故釋氏之妄不可不詆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此承上章而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性也在天地則爲流行坎止[illegible]明之用在人則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理之所有而勢之所不能無者釋氏不知此理而以性爲空凡吾身之所有者皆以爲害道之物而欲屏去之遂因緣天地而以天地之間一切所有者亦爲幻妄如吾六根之害道然是以蔽其見於一身之小而夢幻人世溺其志於空虛之大而塵芥六合語大語小流遁失中也是尚爲能窮理乎

不能窮理而可謂之盡性乎又可謂之無不知乎何也天地無窮而吾身與天地並也塵芥六合是以天地爲有形迹之粗而不知其無窮也夢幻人世是以吾身爲血肉之軀而不能窮其所從來如天地一般大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猶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正者中而止於正也非對舉而言也故下文獨言正居正即所謂中正也言中而止於正足以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蓋正者止之則也中而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居安資深可以弘而至於大與聖同歸此中正所以貫天下之道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大居正也哉仁以德性淳厚言即所謂中也好學以用功言即所謂大居正也中而不正猶為未中欲仁而不好學其能得所止而至於聖人乎昔顏淵樂正子皆知欲仁矣樂

正子不致其學是以但爲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不能考聖賢之成法恊中正之歸得所止而至於大也顏淵好學不倦守固知明具體聖人可謂弘而大矣所惜者不幸早死猶未至聖人之止耳使假之年顏其不日而孔乎信乎中正足以貫天下之道而君子不可以不大居正也或問得所止之止與聖人之止同乎曰否得所止猶知止而有定之止未至於自然也聖人之止則無所不用其極與文王之安所止同故謂顏子未至聖人之止則可謂顏子未得所止則不可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中道即上文之正也對正而言則中爲體而正爲極專言中道則正在其中矣中道而立猶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言學者知有中道而固守之則如射之有的行之有家有位以弘其德不知中道而務爲弘大吾恐窮大而失其居將陷於莊列荒唐悠謬之歸有何實地以崇其德乎無地以崇

其德則與世之卑陋自小弱於私欲者同矣昔之能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克己研幾擇中道而固守之必欲求至其極與聖人而同歸也但不幸早死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此仲尼所以賢之而又深惜之也然則顏子之不仲尼者其天乎未見其止之止與舊說不同舊說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則止爲至善之則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博文約禮所以求至乎中正之地致用感通則文已博而禮已約得大中而止之矣此顏子所立卓爾之地大中至正之極也未至於此者其覩聖人之道能無高堅前後不可爲像之嘆乎文必二句語意亦欠自然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中道聖人之道也窮高明極博厚所以求中道而止之學者之事也此三句釋論語仰之彌高四句之義而非其本指然此說亦不可廢學者詳之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人之所以爲身之理也本自至善但壞於物欲而失之耳然則君子之所以惟日孜孜者豈有他哉亦惟窮理盡性求以不失乎付畀之初而自成其身與性焉耳然成亦未易言也學必至聖而後可以謂之成不然皆行而未

成者耳學者其可以一二者自足乎哉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有其大者與大爲一也大而未化猶未免於形迹之粗渾融合一尚未能也烏能有其大哉不有其大則其所謂大者亦未能保其必不終忘也學者烏可以大爲已足而不思求所以至於化哉然化不可求也在熟之而已故曰崇德而外未之或知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德之知卽知止之知言人苟知爲德必以大中爲極可謂知及之而爲知之至矣猶未及乎行也擇中庸而固執之不變乃其至之之漸乎夫知固以行而至而行又以知爲先也何也人惟昏昧蹇淺而不之知斯放僻邪恥而不知勉耳夫惟知德必以大中爲極而知之旣眞然後能勉而行之力行之力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而所謂大中之極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學者毋亦知是務矣乎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之體即其體聖人之體言人之得於天者箇
天性渾全本體充實而正矣則不假修習寡欲天
德其待於矯而後能弘其用裁其不欲者必克己
研幾力行其善矯之而後得中得中而後可大故
致曲於識者乃是賢裒之偏不能正而求正者也
故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而能化由是觀之信乎體
正則不待於矯而矯揉之功亦求正者之不可廢
者也
極其大而後當可求正其中而後大可有
此所謂中畫體寡恩不忍繼篡中道者而言即前

章所謂化也與學者中道而立矯而得中之中不同言不極其大則中道不可至不止中道則所謂大者亦無從而有諸己矣學者可不先極其大矣乎極其大即顏子所立卓爾欲從末由之時也聖修之功於是爲至不然何以能求中而止於化哉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學至於大則聖人之體段已具凡聖人所爲者彼皆能爲之與清和一體之偏固不同矣然而不得謂之聖者以其猶有勉強之意思在也若聖人則

性與天道合一實勉之有然則聖與天之分其勉不勉之間而已乎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此道下節當爲一章言清和一偏之聖雖與時中之聖不同然所謂之聖則亦所無勉矣何也聖者不思不勉之名也思則猶未能安勉則猶未能有聖云乎哉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德性廣大高明存心也問學精微中庸致知也朱
子本註以二者交修而互發而張子則以德性廣
大高明爲主重本之論也學者可偏廢乎哉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心也者無在而無不在者也固不可偏於有亦不
可墮於無聖人絕四之外豈遂無所用心哉蓋必
有事焉乃其心法也但聖德微妙不可測知耳固
不可遂以爲無心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衆人皆然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勉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敎也

比甚言意之不可有也夫君子於天下事無意而爲雖至於殺人亦義也一涉於意則雖愛人利物所爲皆善亦利而已不得爲義也何也惟正已而物正爲無意之極若正已而正物雖與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不同然未免爲出於有意不得爲性之由之也夫有意爲善且不可況有意於未善耶甚

哉意之不可有也由是觀之仲尼絕四始之曰無意云者豈惟成德爲然哉徹上徹下竭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而後爲爲無意也不得爲而止止無必也無意無必惟義所在所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也謂之智也宜哉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意必固我莫之爲而爲者也人而不能無是四者之累則所謂有意爲善雖

譬亦粗者矣何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哉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意必固我皆生於己私也循天理而至於一貫焉則己私盡去誠者之事聖人德也何以有是四者之鑿哉夫四者之為心累非必悉有之而後為害也一物存焉亦非誠也君子可不悉去之以求至於直養而無害之地乎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此釋易序卦無妄至大過數句意止畜也頤養也

大謂大過也言妄去則誠矣誠則動無非禮而得所止矣得所止則德日進業日新而得所養得所養則死生晝夜視之如一可以進而至於大過矣聖人序卦之意寧無所取爾於其間哉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感而後通實理之爲也不思而得預養之至也若不待於感而先有應心計度而知而逆詐億不信所謂憧憧往來與謂疑爲能明者豈非妄與昏之爲哉是故君子之學亦順應而

已矣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豫素定也即先也余氏曰凡事豫則立故欲民之

善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教人之善非知則不能

行必精義以研之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既

明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和矣

所謂豫則立也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哉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

志學篤志好學也强禮强立不反也不惑盡性知天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文事也物之理也義宜也心之制也經常也率性之謂天下之達道也言博文則外有以裕乎內而義可集集義則萬有以合于一而經可正經正則性盡而百物皆適天下之道孰不一以貫之哉或問經與義之别曰一也自其裁制之謂義自其有常之謂經

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窮理精義造其理也順理徙義發其事也知行合一之謂貫徙造其理而不發其事則殆而不安天下之理未能實有諸身矣何以資深而出之不窮習察而見之預定哉謂之曰不知宜矣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知以知此理仁以體此理勇以強此理一也所謂

天下之達德也然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必如朱子之言而其義始備張子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仁爲知雖於論語安仁利仁之說爲合然非中庸本指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所謂中心安仁之人也不待賞而勸不待威而懲大賢以上聖人之

德也是豈可以槩責之凡民乎故惟責己爲當然若治人教人則固不當以此而望之矣韓子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意亦如此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一息之停其行之篤也學矣學者之篤行亦必如是然後爲至若曰敦篤云爾是豈可以語之哉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為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性者萬物之一源天下之善不善孰非吾身哉是故君子之於天下也循理而善者與衆共悅之而不必其在人不循理而不善者與衆共改之而不必其在我善與不善一以天下而不以己焉寧有責人而忘自責羨人而不反諸其身者哉故曰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吾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好善惡惡人之情也然徒知好仁而不知惡不仁則察惡未盡雖曰好仁而不能盡其好之之實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多矣能不陷於惡而不自知

幸歟又豈惡不仁而後有不善未嘗不知不至淪胥

於惡而不自知也雖然二者亦不可偏廢也徒好
仁而不知惡不仁則雖有好善之意而無斷制之
明何以蒞義徒惡不仁而不知好仁則雖有去非
之意而無樂善之誠何以盡仁故必好仁而惡不
仁然後盡仁義之道二者其可以偏廢乎哉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
非其正朱子蓋兩平釋之而張子意重好學蓋勉
人以學之為急也其意亦通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

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此承前章惡不仁則不善未嘗不知之意而引夫子論語之言以釋之言必如此而後爲好仁惡不仁之至然此不易見也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然矣況今日乎是故學者不可以不勉成身即成德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勉而已

孫與遜同釋說命孫志務時勉之意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著簡即微顯也中庸曰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由至著而入至簡則知不待言而天德之奧我固有之矣其不叛而去也宜哉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故也繹舊業而知新溫而知也蓋思昔未至句至察來疊言以釋上二句之義朱子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其釋此章之義約而盡矣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者蓋如此如是而為學堯舜夫子之聖亦不過此故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闕疑而後言闕殆而後行者中人之德也有聞而

即行未必無疑殆者好學之徒也見善而識之而
未果於行者雖非中人好學之比猶愈於不知者
耳若夫不知其理而妄作民斯爲下矣雜釋論語
之意而言人品之不同有如此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

余氏曰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名雖曰問之然實
有以啓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受業
然實吾恩澤之所及也故皆以爲隱而未見之仁
蓋非顯然可見者故曰隱而未見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簣與互鄉之進也

釋論語爲山平地之義而借惜顏子與互鄉者以發明之斷章取義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爲人則好名務博故失之多好高則以博文爲不屑故失之寡不察則忽畧而不精故失之易苦難則疑畏而不修故失之止學者誠能切己近思精一自惜吾知其免矣夫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其有禮義也學者而不務禮義雖學亦奚以為與下民一致言猶不學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巳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知人知其欲也立謂植其生自遂其欲也心外無道道外無心心與道一道斯為我有矣若以心而求道是二之也終未能合而為一也正猶以巳知知之雖至要不能以必遂其欲孰與彼之自立

爲無求而自足哉然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

思亦未有不先於求而遽能與之爲一者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

無失

考察也迹合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不爲不善

率是心焉耳非有所畏也若徒求其形迹之合以

冀免於罪戾而不敢爲是特畏罪之人耳非眞有所

見而不爲也烏能保其久而不變哉表記曰考道

以爲無失夫考察乎道而僅以求無失焉其得於

道也亦淺矣以是爲道以是守法曾何得於道與

法哉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與道非二物也儒者窮理以盡性故性盡而道即在其中浮屠不知窮理而自明知性非惟無得於道而所謂性者亦不矣何以推而行之以循天下之大道哉其說不可推而行之言不足以致用也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天下之道狀似者隨才各足以盡與否則存乎人聖人亦安能使之盡如吾心哉是故學者不可不自勉以爲受教之地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引樂記以釋論語至學之難易以用工言人之美惡以資禀言繼謂繼聖人之事陳氏曰至學至於

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人指資稟而言德則其見於行之謂也德有勤怠而人有美惡教人者必先有以知之而後可以應其求不然不足以爲人師矣盡此道者其惟仲尼乎問同答異以此而已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則德自通變能[illegible][illegible]則圓神無滯

此全與中庸本指不同今姑依此解之不貳誠也致曲不貳者[illegible]其一偏而推之以至於誠也曲而有誠則雖一偏之善亦有定體而可名矣既有定體則節文生焉誠中形外有不可掩者矣既有節文豈徒止於一曲而已乎一理徹而萬理融私意不容餘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將知我之偏覺彼之義徙而從之矣[illegible]而益於從義則體用成備故德自能通變與時偕行而無適無莫也德能通變則善應不窮圓神而無滯矣夫是之

謂能化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嚮

有不知則有知者因不知而求知多學而識之也無不知則無知者不求其知而自無不知神而明之也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而受命如嚮者非有不知則有知之驗乎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此不當連上文言聖人之心萬理咸備故一言盡

聖功作聖之功也言蒙而必養之以正乃作聖之功始於此不可以為小而忽之也張子以為教人者之功恐非易指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體也感而遂通者聖人之神也聖人何嘗有知哉張子以鐘聲喻之可謂至親切矣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什孟子而非其本指孟子以時雨之化為教人之妙而此以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為言失之矣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志常繼言易入俱自受教者而言言學者能繼人之志則不待多為譬說而理自喻矣吾之言易入則不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什學記之意而不盡用其旨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凡學二句見學記謂有官者以下張子釋之也天倫

猶言大槩大端也事者其所主也事而教之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着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如窮理盡性格物致知之屬是也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物法制禁令也意發動所由也志心之所之也遜順也言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默運於法外使自化而已矣然必以豫為貴苟俟其已發而後禁之亦無及矣必也先其意之未發而委曲以迎其志可焉蓋志則未有所着而無不善意則已有所

動而不純乎天矣是故先其意者所以防其未萌之欲遂其志者所以順其本然之天也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答仁智以舉直措諸枉

徒能愛人而不能正人則有所及有所不及而仁之道猶未盡也必也能使不仁者仁斯則合天下而成仁而仁之施敦厚而不匱矣學者可徒知愛而不知所以救矣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大人盡性故能以天下爲度而通天下爲一身也孟子教人以下即其事以實之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愛民如子也衆好者衆人之中而克全其美德
者也言君子於凡民也愛之如子而盡誠以孚化
之於衆人之化於善而好者又明揚輔翼之而使
之不怠於所往如羽族之克遂其飛焉則善者有
所勸而不善者有所感吾道之行也可冀乎夫子
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張子之言蓋本諸此

新刊正蒙解卷之二終